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

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

疏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并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

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賴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傳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猶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據余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例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傳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

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作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讖云學者識也蓋謂行所傳刪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閒本有刪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緯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厤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若勑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傳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

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
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即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
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爵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
公弗臬子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謚法解云隱拂不成曰
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為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
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
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
佳買反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
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
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
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為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
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
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
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謬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
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末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
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也曰局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釋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
為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
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
所謂古經者何釋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
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
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其說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為左氏無疑公穀為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淺上古經篇門而說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逌謂常在貞元長慶之後顧熇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大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為梁齊間傳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為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大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隋唐附不問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鮮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為徐為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

乃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為王德期語
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
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為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
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
乍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誤後人為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
石為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
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
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為三科
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
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諡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
所傳聞異詞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依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
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
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
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詳疏引文諡例又云此春
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為受命
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
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
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

上闇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子夏門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爲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舊備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桓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庚子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

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人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大歲超乙巳人丙午歲星亦超貴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閏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虔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閏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曰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杞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楊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僖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加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厤是春秋實用殷厤殷術起甲寅元以

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部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部之十年癸酉部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馬光陳晃上言麻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蔀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麻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蔀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麻以爲蔀分年紀取四分月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則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繫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

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為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据曷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為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為弟子卻本先師此傳作傳為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子夏疑以元為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僖元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即或言曷為或言曷以或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据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制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為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

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疏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故曰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卽位雖非正月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卽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謂毛本摠

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
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
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
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
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日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
詁箋云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
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
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
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
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
是故治國之端在正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
形可謂得其眞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
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
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
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敎以愛使以忠敬長
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
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
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
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
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
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
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

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上助所行先以人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原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得直稱王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

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各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二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已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刪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

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即立號之義也〇注春秋至於魯〇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

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斯稱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曉曉不已猶蠓蠛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慎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

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
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麤觕終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
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
魯史撥周之亂因曰魯隱當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
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即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而曰
桓非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
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
即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
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
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
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
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天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褒儀父
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
追洽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
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長哉春秋之君以爲方之於周
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
則十二公皆登躋也班固曰縣象闡而恒文乖彝倫數而憲
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
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
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
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與於魯焉
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為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
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
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
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為借
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
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
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
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為公何以不正名何以
為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
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失〇
法故因至萬物〇此解書即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
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垂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
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
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
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臣恩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
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善成萬
物之義也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
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歲之始也注以上
繫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
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
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何書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後漢書郎顗傳云孔子作春秋書
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
晏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

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結紐結注
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
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
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
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
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
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
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
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
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
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
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樂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
含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
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
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
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
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
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
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首殷人以建
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
始即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之月不
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

考之術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閏時木者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為上北為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亥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

故日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
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
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故
日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
王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
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
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
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徵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
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
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
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為兼總其成功之稱
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
日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
歲者蕃以夏數為得天正夜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功歲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
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
推四時使啟開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
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
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
云歲之為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
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謚故問誰謂〔疏〕注孰誰也○禮

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今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謚正以死謚周道也

謂文王也〔注〕以上

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晉蔡晳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据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法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爲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訣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

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讖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服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徧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爲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纂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上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入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

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循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
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紡
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
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寨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
據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
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濟書之命爲天子御號引元命
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之鼂日衣青光還造西
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崇
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
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麻攷上世帝王以
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麻志載其說賈逵馬
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恐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
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
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
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比追稱王創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
造舟爲梁即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創以親迎爲天
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即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
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繼體者繼
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
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之文王是謂天
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

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行明堂月介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之闕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當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

之世火火冬流魯厤未必盡合周厤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敘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何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為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繼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繼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湯受命正自統親夏故虞繼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推疱義為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為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殷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為法其實為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其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令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存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為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自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

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
襍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
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
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
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曷爲先言王
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

而後言正月〔注〕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疏〕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曷爲先言王
隱四年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
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據下至言王○即下秋七
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
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
曷爲先言王爲問當如何氏解也

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
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
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

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疏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七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

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讖書董仲舒傳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
室旂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
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
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
應大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
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民也史記厤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
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
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
而上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
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
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
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
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
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厤
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
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
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此即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

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尊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鄗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即下注所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即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綏幘尚黑旗黑大正白統者大節綏幘尚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綏幘尚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黑犧牲角卵祭牲黑牡薦尚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繭祭牲白牡薦尚肺正赤統者郊牲騂犧牲角栗祭牲騂牡薦尚心按郊特牲注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即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

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
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
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
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
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王之與也不相襲而
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尙赤○類聚引元
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
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
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
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
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
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日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
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
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
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
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
弊行夏之時加繼十一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論語疏引
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尙
黑平明爲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
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
之萌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咸精符云十一月

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以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夏前三皇爲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向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

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
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
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
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
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
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尙色天命以赤故周
以白尙白以黑尙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尙赤湯以
白狼故尙白禹以以元珪故尙黑如三代所尙自是依天命之
色似非以時物之牙色也何言乎王正月注據定公有王無
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
正月疏注據定至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
也凡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
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
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月
事書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
也
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
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漢書王陽傳王陽曰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
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解詁箋云

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彖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義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麻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敎之始者蓋疏云正以不言始故足之

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

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疏注据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違据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据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据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雖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爲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

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賊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補氏鏜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剩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垂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詳下云故君子愼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

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文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閒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告言天人祖須之義也包氏愼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具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生而政敎由之出

爲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遊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覩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褒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已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已省已者省所覩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已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徧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愼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得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啻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蹈篡弒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謂見末正本而可與人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予思述祖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

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為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王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為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勝立長貴之法以治亂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即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為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實行即位禮而孔子去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拔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答之則專据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採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為說也

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

而後不能疏注救紀而後不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注平治也○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書大禹謨地平天成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曷爲反之桓注据已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

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紼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昏襲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衰禮失士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即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二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

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也又郊特牲
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醴
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
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即
東序少北之位醴於客位醮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
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
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故緇公儀禮集說云
加猶尚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
儀禮句讀云加有成也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
岐云明其將代己也成是加也嫡於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
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
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
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論其志教諭之使其
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
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
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
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為敬
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
文合故鄭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
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
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
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

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郎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

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阼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鄉其長也

其為尊卑也微〔注〕母俱媵也〔疏〕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妃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

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

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六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大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開注云衰老無嫌即白虎通所云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適姪娣次右媵姪娣次左媵姪娣矣將薨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薨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

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謂桓幼

而貴至此也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疏注扳引也○莊子馬蹄云可攀援而規釋文攀本作扳則扳即攀也說文非引也或从手从樊廣雅釋詁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即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扳援也集言扳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此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責隱之讓爲不正未免孫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弒隱立桓仲遂弒赤立宣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日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荀子坐宥

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据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人春秋後尚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爲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連及之耳隱於是焉而辭立【注】辭讓也言隱欲讓【疏】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注辭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書籍尚多別有所据而以意言之也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即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己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可背正立己則亦可背正立羣公子故權行即位之禮以靖亂階

也

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禮疏云已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獲且長以

得立〔疏〕注據賢至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爲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彼以獲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得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罕文生訓也人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氏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即姪娣蓄請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賓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行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夫尊左文家法地荐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常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耶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雖則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與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

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
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
也不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
屬勉强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即一人
而學生白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即無長鈞同時而生
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敍
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
能升何氏之室究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出
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
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昔言以夫
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
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
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詩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
得反爲貴妾總且大夫絕繼也韓奕詩述韓姞所從自應北
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
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妾袁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
旁期而左氏言晉乎公爲少姜服繼經是何訓乎且何氏多
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與禮也孔氏
之說僖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
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
注昏禮云嫡尊娣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

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
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
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乖
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
子立適姪娣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
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娣之下豈人
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
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
無娣猶先媵容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為媵
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
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
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
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
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
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
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
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
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脫春
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
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若然禮記檀弓曰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
當時周禮言也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

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既得爲禰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之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患用或焉孔叢子雜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共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

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卽防愛憎意也按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儆猜嫌之禍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殷道太子死立適子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賢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習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是據見與據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爲兄矣

桓何以貴【注】据俱公子也母貴也【注】据桓母右媵【疏】据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也母貴則子何以貴

注據俱言公子子以母貴注以母秩次立也疏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行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以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

母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疏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後漢書梁竦傳張酺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郅惲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本此爲說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注禮妾子至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僭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上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僭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適

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
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廢故也
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
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聞也則
鄭用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恒溫
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
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
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
二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
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
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
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謂公羊
母以子貴者明孝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
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解詁箋云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諦
于太廟用致夫人穀立于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
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也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
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
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

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則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僭立后皆以爰僭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穀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于以母貴下諡之曰母以于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平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睦禹不王鯀正也崩追元王周追太王昔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矣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穀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莊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辟人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紓稱其謝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于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僭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祿煩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大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

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
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
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為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
前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為母庶子為後當得伸其私恩
萬氏斯大儀禮商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為母下即繼母
慈母因知妾子之為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
為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
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
之謂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為母此言適
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為母注大
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為母謂妾子也緦麻三月章庶子為後
者為其母此言庶子為後為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緦父大功
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為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
侯庶子不為父後者父卒亦為所生母大功若為後之庶子
父卒為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
也非其所生何為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
章明有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然則周法庶子為後者無
論天子至士皆服緦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
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臣所不服也禮庶子
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
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為正也然

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日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仲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序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輩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八十九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疏〉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郎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杜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勑碑陰騶韋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鄒莒韋昭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

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爲忌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史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曾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鄒穆公改爲騶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爲鄒操公爲繹惶公耳按邾婁之合音爲鄒改不闕史改段說是也邀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眛閩本毛本監本作石經作眛釋文眛亡結反則作眛从末是也左氏作茂校勘記段云說文眛从目未聲與从目末聲之字有別眛與茂古

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汴宮書本皆作眛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卽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為魯諱則此經為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覆及爾同死生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

會及暨皆與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遝及暨與也說文舁部與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羲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曹丕與吳質書頃選遺文都爲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

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舊疏云或言會者卽

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

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

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疏注最聚也○王篇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叢也又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取也公羊會猶最也何注最聚也漢武紀毋贅聚如淳注贅最也會最聚非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冣音才句反冣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為言聚也說文冣積也从冂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為聚物之聚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作冣今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地數篇民舉所冣粟以避重泉之成尹注皆云冣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為冣之哉司馬彪注曰冣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冣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于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鵬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小爾雅冣聚叢也今本冣皆譌作最此傳釋文不為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為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最當从說文作冣說文冣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

人多混冣為最冣字遂廢蓋冣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冣史記功臣年表蓼侯孔藂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冣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叢聚貌叢與冣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為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為深暨為不得已是為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諸況之也

及猶汲汲也

疏通義云及之為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逮也从又从人詩摽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則汲汲逮時之義故彼疏引此傳文解之也廣雅釋言及逮也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逮皆有汲汲之意

暨猶暨暨也

疏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為及未有訓為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意不逮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同暨及也若是轉相為訓傳注訓暨為及卽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故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卽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為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而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冣部曰冣者冣

與詩也引唐書臯臯陶抜書禹貢暨魚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臯是臯正字也臯之段借多作洎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洎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洎是也又作𣆧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𣆧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

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為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卽及矣又言不及者邾引公羊傳釋文暨不得已是不得及矣文選栝自馬賦及文賦注非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卯或所引卿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會對及為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書我○漢書蕭望之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存秋假將為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

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頤則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舉及全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之也○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即此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汲汲於惡於惡事○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賢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也○注所以原心定罪○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薛宣傳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辭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鹽鐵論詔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盧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即原心定罪之義也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注以

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
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
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
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
曰義讀爲儀〇注以言至君也〇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
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
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
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者彼傳云公曷爲與大夫
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
也使若衆然注鄭國之臣猶吾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據齊侯
以祿父爲名〔疏〕校勘記云鄭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
按此設爲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
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
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
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嘗衍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
經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據齊侯以祿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
以祿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
不字〇注據齊至爲名〇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
字也
〔注〕以當褒知爲字〔疏〕注以當褒知爲字〇舊疏云春秋以隱
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褒也穀
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
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是字爲褒也　曷爲稱字〔注〕據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　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嘉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褒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疏〕注以宿至褒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惡爲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令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褒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是也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衞之屬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四大所得而譏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也然則封者實事褒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

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大爵者稱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尙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爵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　曷爲褒之（注）据功不見（疏）注据功不見○釋文見賢遍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

爲其與公盟也（注）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顯之（疏）注爲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皆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善趣聖是也○注盟者至束也○說文冏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愼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

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
共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
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
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
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
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而詔明神既盟則貳
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
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
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
命者訊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
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駮異義云詩
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
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
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
伯姬盟孔悝用猳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
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
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
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朝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爲壇十二尋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
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

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川牛牲襄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涉佗捘衞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渫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僖二十五年背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畀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求珠槃玉敦以奉流歃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慮內務持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作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毛本下作于舊疏云此傳應言爲其始與公盟令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爲始耳

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注據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不足託始故復據眾

也疏注據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據衆盟以難褒也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風俗通過譽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褒賞之法託隱公為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為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之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其為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

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于桓之籍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字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賓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行將進之漸而褒之若門荷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暨睦漸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繫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貴見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得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者以繼好息民結信於得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聘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眞稚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遊南

亭詩注引廣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聞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為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尚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文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非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云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大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為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郎傳文訖始之義也春秋訖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為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則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當積漸深知學德

灼然之後乃往創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又桓七年云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鄧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鄧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地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僞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

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昧地名也通義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肯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為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則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為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日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

而得褻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覩
會之虛內務恃外好爲甚矣○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
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
也左傳但云不盟無褻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注
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曰皆是惡不信下二年秋
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
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
見褒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
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
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
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盡同也此以茂盟本不信例令
書日徒以彖新于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
○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是也○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
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
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
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
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
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
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譚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

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稱侯者尊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蠻荊故賢季抑桓稱葬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奪臣子尊稱也○注于者於也○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宋葉云于沼于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於于也轉相訓○注凡以至于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為衍文疏中十行本及閩本二下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舊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郎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寔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疏）杜云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宛乃苑之省文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

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虢檜號檜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湻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克剋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鄢者大事表云杜注今潁川鄢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卽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傿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又作傿寰宇記云鄢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鄭克段之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述臣集傳云鄢當作鄔鄔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鄔云舊作鄢漢書地理志作傿按舊作鄢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鄔劉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此鄭地當作鄢鄭語史伯曰鄢弊補丹依疊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當卽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疏〉注加之至之爲○舊疏云訓詁者卽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鄢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鄢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以其不答于鄢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加之者經

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開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殺之也疏言收許六弗御克奔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裁亦殺也爾雅釋詁勝肩勘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傳語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注以弗克納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疏注以弗至惡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寗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毋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國不爲過所

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是爲大鄭伯之惡
責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

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據難之

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鄖不

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
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
辭不當自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
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
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左傳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
將啟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
公伐諸鄢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
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
證云齊與宋翔鳳校宋舜罪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
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
宋以為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謂視事
殺大夫為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
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徐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樾平
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即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
法以誅之而己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
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
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
也○注如即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
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
六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
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
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
皆作不如何注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即不如蓋即毋
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
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
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段者鄭

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啟之彼尚不有於母何有於弟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交也○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詁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徒眾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非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銖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即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宅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

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
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若君何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寬
之至于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惡無已罪既正不
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
因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
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
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位哭之
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
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
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
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
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
剸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
讀爲鍼鍼刺也剸割也剸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
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大于城百
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
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
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甸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就
而刑之親親之義哭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
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
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
素服不與故孟子盡心瞽瞍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君〔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爲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日鄭克段于鄢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教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注據天至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傳云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上王者爲惡其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父服未終設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貴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爲佞夫無罪自據左傳爲說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疏〕通義云當敵也著其彊禦與國爲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釋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從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段強大

雋係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段欲當國爲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鄭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二君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因逆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旣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

其地何注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據齊至不地○卽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據以難

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注據俱欲當國也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鄢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據以爲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據俱欲當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

不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禍是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爲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以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爲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爲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云云

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頓作外然非齊自誅不得
引為此例昭八年殺干徵師亦非例于治師陳人大傳注未
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為不當國鄭在外禍轄無文
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
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為例矣つ
注月者至同例つ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往云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殺梁傳范注云段有徒眾攻之為書必
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
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卿討祝吁致令出人自恣故謹
其時月所任以者臣了之殺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為責臣
了役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弒君九月被誅已歷二時故
范云謹其殺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續甲兵其卒
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于不能以時
誅尤為釋慢范內經無明文改為段有徒眾為害必深為解
何其況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
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了力不能討外藉楚
了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若者善義兵則彼人亦宜
同也つ注不從至書之、傷疏云月作討賊辭當稱月以討
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為惡鄭伯失親親而人故目
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揚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
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聚之以為失教漢書宣

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故書鄭伯克段以惡失親親也十書者下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各有所專上其為文周流空貫不言之所指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蓋此經上為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